

畸

堂

摘

藁

畸堂摘藁卷之五

序

送韓鎮伯尹晉江序

余讀齊魯遺書觀孔氏門人學成行脩出而試  
一邑者衆矣夫子蓋屢歎之至如宓子單父言  
偃武城其施為先後與所共載而嚴事之者欝  
然三代遺風也彼其於夫子之道信然後試未  
能信則不仕宜其治效純懿卓絕若是豈與夫  
隨世以取功名者同日語哉漢以後乃著循吏

觀其條章趣舍先教化後刑法號為廩廩德讓  
君子彼淵源所自固已異於諸子矣然數百年  
間亦僅僅數人又何甚絕也其他則以材武辦  
治勝矣迹其行事非不赫然震動顧不得與循  
吏同慕而並述所述獨皆斤斤溫厚初無駭異  
炫耀之觀而當時聲聞亦頗居鷹擊毛摯之後  
獨其所治民生則愛戴之若父母歿而子孫奉  
嘗無異祖考斯其所存與當時赫赫名餘流高  
下何如哉聖學湮絕人以質性所近為治實勝

者默默矯厲者高鶩獨辯治者得之是以仲尼  
之門羞稱功利君子不鶩華而遺實先已而後  
民故曰奉法循理亦可以為治彼硤硤者亦何  
以哉韓子者越人也博聞而才以諸生薦上禮  
部禮部上之天子擢甲等未幾除晉江令暨行  
其友安次許子謂之曰子韓子夫士竊年學有  
不願一施於用以信其志乎施用矣有不願利  
澤其民乎然而純懿卓絕之不少槩見何也豈  
非聲利之說有以汨亂其始志而出入或悖所

聞歟且韓子嚮所誦說以試有司者固夫子之  
道也生平扼腕感慨談說竊比擬之者視前諸  
子何如也夫頌而不規規而不以其卓然純懿  
損友也峻法亟征束濕其民者倍吏也遺遠而  
務近腴華而枵實便已以厲人淺人也僕游韓  
子舊矣竊不敢以損友自與知韓子之絕於斯  
二者遠矣韓子果行所學哉與韓子舉禮部者  
三百人同試政夏官者三十有七人及韓子選  
於天官者十有二人以事歸者三人餞而送之

者二十有二人而予當為韓子贈言云

送廣信趙使君入

觀序

昔在有漢褒顯良吏風示好尚以寧民萌施德  
美良史紀之然太要有二儒者以文飾治而開  
敏傳達之士以武破姦二者更相禪不能廢也  
渤海潁川設條教畊業為師長保伍率先孝弟  
孳孳務民和而趙張三王忠信為質行以果毅  
用能摧剛為柔易棼以理盜賊衰息稱肅清焉

要在施當其達治一也余以司空屬祗役于信  
獲見于其守江陵趙君溫然退讓君子也退而  
竊聞其政固務興化先官師勸行敦本不肅而  
成大氏緣被儒雅矣斯所謂以文治者耶信之  
屬縣故多陶諸爲陶者五方之民流徙雜居輕  
剽易動今年春一穀不熟而甯民沮亂連疇五  
剽賊三老跽梁謹詳君以爲民非必皆亂也顧  
階不可漸于是設購賞令相捕贖文告旣行車  
驛其後猝不意太守至群黨頓首呼服君乃

洒剗迫從戮渠率一日而四境晏謐可謂有破  
姦之能矣夫臨大事決衆疑卒然行之折姦萌  
已厲階功績甚盛與古爭烈非素有其質烏能  
襲取之乎君以甲科爲郎擢御史以直言觸權  
貴人斥不得陪外庭論議廻翔尉守間益堅不  
悔斯可謂忠信果毅有諸中者哉 國家舉周  
典大計群吏殿最以爲升黜方伯守宰咸上計  
簿考功乃十月君赴尚書期且上三年最 天  
子固嘗知君名又且用漢故事留備九卿不遣

信之吏民恐不復望見君左驂矣弋陽令祝繼倫請余言之為祖道贈云

送弋陽祝明府入覲序

余少時聞宗老言正德初詔以孝宗皇帝湛恩豐功穹窿衍溢鴻休巍巍與虞書所載雅頌所詠歌條貫靡不一其令史官重記著四嶽群牧詳延方聞耆博之士纂郡國逸遺為實錄以上而浙江東南都會也號稱文獻之府實惟我從祖刑部府君及同郡故叅政鹽官祝公典其

事二公故同年進士於是又推高道藝為通家  
云其後二十余年領鄉貢與計吏偕上春官識  
叅政君之從子今弋陽尹師聖于衛河舟中恢  
廓人也既試見弋陽之兄今繁昌尹於長安客  
舍其後十年余為泰安 覲京師見駕部君明  
年喪先君持服家居而大僚君來弔咸弋陽諸  
昆也今年予以司空屬使信州弋陽信之屬也  
蓋朝夕見焉嗟夫自刑部至于予三十年而予  
始承先人緒餘得列衣冠與君之兄弟相周旋

東西南北時時遶會也丙戌至今又十五年而  
始復與弋陽君合然予濩落於世汨沒無所聞  
日月則適矣而道猶是也豈不悲哉君為人強  
直而敏其為教苟宜於民雖上忤不顧其於人  
苟於已直雖衆不撓可謂諒毅君子不隊其家  
矣雖然祝子奚以有是哉語曰斯焉取斯夫求  
珪璧璋琥者必崑山之圃梗楠豫章明堂大厦  
之用於鄧林之埜夜光火齊珊瑚之直大貝車  
渠於滄漭之池鑊邪龍淵於子粵之冶夫物固

有生也惟於人也亦然質信守禮則鄒魯之鄉  
閭畧辯智魁偉壞性則燕齊之士悲歌慷慨徵  
功務奇則六郡良家之子清通秀朗虛玄簡遠  
則王謝之門迹君先世父兄師友淵源漸被不  
既深乎然則君之為政可知也十月既望君將  
朝京師夫朝者述職君嫌於伐也予既美其為  
政爰本先世為辭以述之著通家之義云爾

送南濱先生守衡州序

甲辰歲海虞馮公自工部屯田郎中為衡州守

孟夏朔日出京師南入楚當是時省寺臺郎以  
久次補外資伐深者六七年少者或四三年大  
都持憲領郡矣過此見謂留滯而公在工曹獨  
久或在或請告積十餘年故議者謂公不當復  
為郡衡陽南在數千里外公賢者不宜遠去僕  
謂不然 國家監古興理務安利天下推擇守  
長以師率民萌固當視其賢不當問伐閔久近  
苟以塞爭者之口而徇順士大夫之心也往聞  
弘治間京朝諸郎官或白首不得一郡郡以上

遷代皆以九載當此之時號稱又安其後稍馳  
驚進取而吏治亦頗趨文具師爲翕赫可喜之  
聲而簡於情實後來者愈益喜事矣此豈非今  
所謂才敏而給於用者乎然非所以養惠困窮  
之意也荆湘以南蓋多事矣比歲再大供億因  
之以工築采伐牽輓勞者不止呻者不起重痛  
累躓若斯之亟也 天子加閔固欲得長厚靜  
廉之士通經術有志行更嘗持重者要以拊循  
嫗育爲本時視所勤順流不擾選而舉公顧不

重哉公治三傳射策甲科用經行為博士轉郎  
署修纂醞藉有儒者之度博聞辯知有登高能  
賦之美寬博樂易有退讓君子之風在冗曹未  
有以驗白其能吾乃今見公之果於施用爾昔  
董子公孫子傳經緣吏而良史稱首惟天子問  
治郡之不進者亦曰以春秋對毋以縱橫明經  
術之通務也 上方垂意化源尤察二千石治  
效公第行今召公矣

諭塾編序

諭塾編一卷督學葉公所輯以諭塾童子童子  
師者自學廢問黨庠術之教不興慈讓恭敬端  
睦孝弟之風希缺寡絕吏治迂濶其事苟以為  
聲名不聞有所勸駕而篤行之夫仁義陵遲刑  
辟孽多斷慘日有而呈誤不止靡靡之風熾獷  
詐之倍成非獨其情之樂禍害惡安利也孩穉  
所習耳目所聞覩漸摩使之然也夫粵鑄燕函  
秦之廬胡之弓車豈獨其土性良哉幼而習之  
壯而衣食之雖欲不良為之不可得已夫人之

為善惡者亦若是爾在所常習而已鄙諺有之  
揉桑自小然則童子之教豈細故哉豈細故哉  
夫惟暗於深微可以語昭曠三復公之編予為  
顏忸怩不寧審已之治其能達于斯乎愚聊以  
著其大都云爾

送仁和王侯擢廷平序

惟皇監古作乂憇民惟刑並建司寇廷尉分  
掌邦憲司寇既率其屬以聽萬民之訟奏當且  
上則移於廷尉使平亭之協於法比故廷尉

天子之重寄也其屬正與平實司讞焉司寇之所入死比也苟不麗於法則䟽其生故以反於司寇之吏不得則再讞再卻至於數反猶不已求得其情也司寇之所與生比也苟不厭其情則扶其隱遺以反於司寇之吏不得則再讞再卻以至於數反不已求不詭於法也皆得然後以白於廷尉上之天子報論焉則正與平廷尉之重也斯其選豈不難哉嘉靖辛亥仁和王侯以文無害擢為大理評事所謂廷尉平者也

驛書至談者以謂侯行能高操履潔白今政且成而入為王官宜其在論議司察之任得以言天下之事而顧獨為法吏乎予聞之曰不然先王之於民茂正其德利用厚生其始未嘗不為之坊幅也而末流稍多溢焉故誘進之以禮義而勸率之以刑法斯懸衡之勢已而亦奚緩乎且民之多辟久矣方茲綜名糾慝庶事蕃滋爰書傳鞠讞敗興焉君子之所宜盡心也故刑罰中則可以道迎善氣興理裨化息澆嚚之風返

淳樸之倍治忽之幾間不容息夫得以職事與  
六卿爭可否為天下召和養民者斯平之所為  
重也而顧以為不足所耶王君資誠慤無機事  
其為政嚴而不苛慈惠而有斷再試邑不三年  
擢去吾固謂侯之賢有以勝此也若夫計華散  
商劇易以專已炫倍者豈侯之心哉侯且行邑  
人送於郊皆有言也予綴末行得以所聞為祖  
道先云

贈泰山守趙侯壽序

泰山五嶽之首也古之言登封交於神明而得  
壽考者獨泰山爲盛故金繩玉檢之事登霞倒  
景之說自晚周以來方士爭言之至於今不絕  
更其土者非獨其山川土田林壑觀游之美足  
以怡悅耳目盪滌神慮而迂詭瓌恠之語殊絕  
尤異之迹日聞而習道之洋洋若可信云予去  
泰安且二十年而鄒生來言今趙侯之治曰侯  
先儒而務教肅祗明神而予愛萌庶有愛侯者  
願其久也今茲仲冬某日寔其誕辰諸生之得

接於侯者頌之無不言久生之道者弘文歸將  
有祝焉先生其何以幸教之予曰吾未接於侯  
安察其治又烏能言壽雖然必以而鄉恠迂之  
說為侯祝則吾不能知矣吾請以泰山明之夫  
泰山東方之山生物之始也有王者作必告代  
祈求命而世或托以言長生久視者謂其乘生  
氣哉生者仁道孔子曰仁者壽夫山以生物而  
久人以生人而壽斯亦氣之所為哉子謂趙侯  
信能盡其仁之術則雖謂如山石可也至於燕

齊扼腕之談吾烏能知之吾烏能知之前泰山  
主人許應元序

孫太夫人九十壽序

昔鮑司隸宣與其內子少君齊德比義並抗高  
節宣既盡忠漢室新莽基而戕之少君獨壽考  
無恙親見其子孫游陟顯列二史詳錄貞臣而  
復褒述列女示風尚焉敬姜陳勞逸之戒舉先  
王之典仲尼歎之丘明紀焉曲而不黷夫閨闈  
之行非治亂之途也閩中之語非法紀之守也

而皆在於國史豈徒寵其世及而憖置其話言  
哉抑亦明乎得失之故昭天道察人事迹福善  
害盈之軌見履信思順之終吉也應元竊觀我  
明先正忠烈孫公之事與其夫人之兢兢未嘗  
不歎天命之不憖云方公之罵賊請

詔義形於色躬蹈白刃辭氣不撓豈嘗計奉嘗  
於百祀流慶於來裔哉及夫人忼慨雪涕遣胤  
奔難三丈夫子同心赴讐不避湯火方是時男  
子共慮不與賊俱生亦安望維祺之壽百祿之

荷也不三十年而孫氏之興赫乎盛矣豈非天  
乎嘉靖辛亥太夫人年九十矣視聽知慮如壯  
盛時三子咸以儒顯致位大臣忠孝正直之節  
文武訓辭之美播在表著諸孫皆明經飭行三  
策名薦書一褒然首舉當此之時志節之士無  
不扼掣稱忠臣之遺烈近也天與人蓋若相接  
施畀速於響應徵負白於質劑豈或然之數哉  
六月廿有二日屆於誕辰自天子之三公卿  
士列侯勲伯賀者車數拾百乘搢紳之彥婚姻

之懿闕里溢閨不可勝記三君旣肅客辭曰罹  
變盖久太夫人及不肖孤等未嘗一日忘雖上  
客有命不敢以聞太夫人客曰雖然願以謁也  
三君敬白客語太夫人愀然曰嗟乎豈始願所  
及哉先公之忠登於策書載在銘府是之謂壽  
吾旣不能從先公而迫於耄老若等多祿吾方  
日夜慄懼而客顧以賀我為且非先公遺無以  
有今日先公之不幸而吾且以為福乎於是三  
君頓首曰固堪等之心也出謹謝客入率婦子

卷韞鞠跽上康壽觴大夫人舉之為一笑曰止  
無吾以泰京師聞之莫不賢太夫人而大三君  
之孝樂觀於禮文之盛而嘉三事大夫好善之  
誠也夫鮑子都之倉卒非若忠烈公之炳奕也  
公父文伯非如三君之賢於以儷太夫人於二  
母不猶進乎三君者長君都督仲君尚寶卿季  
君以宗伯俱有重名而宗伯君學為士師法道  
為國輝光天下之人固日望其當軸處中以裨  
福元元為社稷鎮於是益錫太夫人以難老而

申胤祚於求固也天篤之矣

贈汪白埜先生序

韓子嘗稱使古豪傑之士與今之進取者競於  
蒙昧之中必將懷慙不進即進必且見辱吾恒  
悲其語嗟夫士之服膺道術窮困沒身不悔務  
合符於曩哲豈誠與世殊趨哉其始非不欲效  
之於尺寸而稍隕落衰遲也品式條章以求  
才實也顧獨漏於瑰閎特傑之士古今同患豈  
少乎哉未暇遠舉姑以所知三四十一年之間數

百里之內有豪傑之稱而闊落於時者如郡人  
沈宣明德張傑子與吳蔡羽九逵王寵履吉文  
壁徵明是五子者皆負特達之器絕異之能然  
而名不綴於甲科秩不登下士時逝歲暮以貢  
入官高得翰林掌故下乃郡文學耳獨張先生  
用鄉舉擢纔縣令此寧脩未洽而知不贍邪意  
亦罕漫於當年或有施於來世云爾吾郡汪仲  
蘇子卿者與五子而六者也汪子之聞於江南  
三十年矣若其博見強志辯章舊聞有良史綜

述之能因事造端比物連類有詩人風興之美  
蓋將追逐往古與之爭勝至廼憂人之憂樂人  
之樂忘其身之賤貧而振人於急者數矣斯其  
人豈徒區區守一藝者乎以彼其材使得在交  
戟之中進參風議之賢退就展錯之列必有以  
驗白於世不沒沒也而亦以學生高等貢於有  
司仕纔得京學訓導躡足儔伍之中低首歛氣  
日為諸生視課業耳又暇則閉門為書謳吟於  
敗素蠹簡用以費日悲夫然汪子顧嘗以為京

師率先天下而黷序之禮乃後於下國至乃夫子曠廟不祀先烈泯而無聲非令甲意於是列上其事而師弟子得以二仲舍菜于先師昉置名宦鄉賢兩祠皆發於汪子也又以漢都關中有三輔決錄東京以後則傳洛陽先賢燕之為都舊矣而志述缺遺世家無紀因歆網羅放失續繼前聞成一家言嗚呼壯矣彼且悲其志之不就奚暇他恤哉余與汪子游處久悲其道莫有知之者知之者或又處下無能薦援之而既

老矣嗟乎固當果期來世哉學生趙符庚曰子  
汪子曰耀熒熒之觀者閭焯爍之照牽童豎之  
議者遺大人之守徇當年之榮者闕永終之譽  
斯先生所謂乎予曰其然子姑以諗於子汪子  
山東武舉鄉試序

嘉靖甲午山東舉令甲試武士壬寅試騎射令  
於司正曰馬不中馳徼以詭遇中不四矢者退  
無辱再試蓋去者半留者半乙巳試步射令於  
司正曰容體不正不以其鵠中不二矢者退無

辱三試蓋去者什七戊申試論策令於司試曰  
所不程於先王之言險譎傾軋剿說襲詞誑竊  
趣利者不在此選也蓋僅得十八人云咸儻也  
甲寅宴將升於夏官余乃言曰嗟爾十有八人  
衛長貳千夫長百夫長門子士咸茲罔或弗聽  
吾其肆戒汝古語有之冬則資絺夏則資皮此  
言先事蓄庀所以俟時蓋聖人炳於先幾明者  
圖於不見是故聞鍾石則思武封疆之臣聞鼓  
鼙則思將帥之臣夫無四方之憂而豫凶事少

斥堠之警而戒城守豈過計哉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斯豈非聖人疆理域中治內攘外之宏軌乎而二三子者由此其選也可不慎諸可不慎諸且天子立極夏官司馬佐平邦國內有府兵團營以控制四方外則撫鎮藩衛以屏蔽甸域虎膂之臣牙爪之士嶽峙林立雲滃羽湊斯天下之才已顧猶孜孜博求庶察世德統緒之子閭閻撥瀆之夫此其意豈徒為具乎哉兎且稱赴赴武夫六月

美文武吉甫周頌曰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  
保之夫文武也者全才也懿德其基哉是故腹  
心之選而天子所汲汲求以為豫者也吾觀  
二三子之試也騰蹕超乘視不及諦挾不及个  
然而無虛矢焉斯一夫之技也正物適次乃決  
乃遂颯發羽飲巧力至焉斯男子之事也近乎  
武矣攄猷揆策斟往酌來浩乎泉湧晔乎霆擊  
馳騁翕張出霸入王備矣斯學士之能也可謂  
文也已矣斯所謂才者非耶夫誠以才求則二

三子者其選也吾將責二三子以懿德夫射也者亦有臣失其臣鵠子失其子鵠者乎夫論策也者亦有靜言庸違者乎夫始挾是以來也亦有媒進徼利庶幾高秩者乎有之皆為有司憂且以負  聖天子孜孜旁求之意甚罪二三子尚克念戒之毋怙日者反側豺伏黠虜豕突鄙塞之事豈特幾微乎二三子之進有能奮義履仁褒然首舉外以敵愾寧宇而內以為腹心蓋庶幾懿德之選已烏乎余亦有靈寵哉

昆丘獻壽圖序

山經稱昆侖其高二千五百里其上木禾王榘  
醴泉瑤池蓋群仙之所嬉蔭而西王母都之儒  
者放之而不言也然好事者益傳以穆天子武  
帝方朔之事交王帛獻錦組飲食歌謠焉豈誠  
有其人乎若夫至治之世大順之門慈孝肅穆  
恬澹怡愉積為大和壽考維祺天子羨之錫  
徽嘉之稱子姓蕃多建元永之緒豈非所謂吉  
祥善事而大道之符歟假令世誠有如山經所

陳恠迂之事亦豈以易此哉某為水部郎事今  
宮保尚書富順其公公嘗召某語之曰若知吾  
母太夫人之賢乎太夫人趙氏予之繼母也予  
五齡背所恃太夫人字而成之而予不自知非  
太夫人產也太夫人生四子及伯兄而六太夫  
人一視之曰伯則既立矣而五稚也必授之儒  
於是某幸以甲科事今 皇帝列為九卿階二  
品 錫母命稱太夫人季子嘉霖化霖咸鄉舉  
而嘉霖為御史大夫屬太夫人教也今年秋八

月五日太夫人壽七十矣予與季歲時西南拜而不得奉一觴以前也太夫人則時時書戒曰必無予思而兄弟之留居者孝且而義寧得顧私家耶太夫人有孫十五人曾孫五人含飴弄憲載色載康此修者至邪亦有幸於蒼蒼者邪某再拜賀曰公殆所謂人瑞者非歟夫傳述六順是謂貞符而前史之志興廢惟女德為兢兢大哉有家之懿善慶之源此寧可幸而覲者邪昔者湛母賢矣而非繼為易祥覽孝友矣而慈

孰是愆然猶奕世孕賢施及耳昆彼豈天之私  
提哉惟德義之為瑞也而史不言其壽今太夫  
人一德靚嫵順而有常含弘以方恭儉惠良公  
既承之孝友光明令聞令望載緝彌光豈弟君  
子福履是將百歲彌昌假令誠有昆丘仙人亦  
奚以易此哉亦奚以易此哉是時有獻斯圖者  
而某序之

畸堂摘彙卷之六

序

蒼梧軍門志序

少司馬括蒼應公著軍門志成授應元曰子爲我叙其意應元既辭不文不可則受而卒業歎曰嗚呼意遠矣而何其憂之深也今天下言夷狄之患者北則胡南則有兩粵之夷然而胡之情在目睫之前而其備常在千里之外粵之形在萬里之外而其患乃在蕭牆之內也何者胡

人所居絕遠其欲入寇中國率行空虛之地數  
百千里然後乃抵塞下候望誠謹則可以知其  
聲鄉而爲備故曰在千里之外當路塞去畿郡  
遠者數百里近乃一二日耳羽書可旦夕達也  
故屬者常得以天下之力而備胡故曰在目睫  
之前也夫兩粵者絕南裔夷之交也山海谿峒  
之蠻與諸郡形錯壤接並耕而爭食之保固恣  
睢不狎話言苟得而已不顧死亡自昔上仁之  
所不懷而疆武之所不讐也獸集鳥散亭隧鬲

塞之所不得施甲楯劍矢之所不猝備也而粵之民無歲無夷寇之賊矣然而天下知胡害而未睹粵憂者胡近而粵遠故曰其形在萬里之外而患乃在蕭牆之內也夫粵之夷非能爲中國害也然一日不備則嶺海震蕩  憲祖晰其然故開府建節宿重兵於蒼梧授大臣以不禦之柄爲萬世規深遠然後石畫之老屢建夫誅討之勲薦紳大夫攄鉤深致遠之慮鷹揚爪牙之士効執訊獲醜之力士馬甲兵之盛燁赫乎

遠方技擊蹶張之用便習於士伍志之所云亦  
信矣然公顧且以爲憂者何也嗟乎是廼公之  
所以爲憂者也先王之致武也固曰勤恤民隱  
而除其害夫粵之用兵亟矣粵人之力屈久矣  
侵盜之虞有迫而師旅之奉無緩斯坐敝之形  
也詩曰彼旃旒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况  
瘁夫旗章之盛委屬之重可以爲寵已而君子  
以爲憂也憂故慮詳慮詳故事譴事譴則昨庶  
豫昨庶豫則武節奮此勝筭也故公再克敵而

夷不知嗟夫心之疚矣瘁豈顧問哉然是則奚  
用志也傳有之曰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  
則功力缺矣杖杜廢則師衆缺矣夫司馬揖讓  
之法存而三代仁義之師猶少概見於後世牧  
民形勢乘馬之篇著則攘夷之功春秋有紀焉  
況夫盛時之所以始憂勤而終逸樂者乎胡可  
廢也胡可缺也廢且缺者衆其歸至於萬物不  
遂而四夷交侵故先王重之然則公之急於志  
也者其又惡夫缺也哉嗚呼意蓋遠矣

送敬所王先生赴廣東少叅序

予嘗以謂道術之分也固者以說溺經而筆者以辯破義專錮黨伐之俗成鉤鈇離析之患作焚然爭乎同異之辯而後功能之說得以抵讖譬其便便巧之用利一切之效速而後真儒之澤鬱滯不得施用蓋學者好不相悅而務相勝之過也昔者夫子修六學以待來辟有意乎後世欲用其所未試其後天下爭於戰陳六籍廢闕七十子之響既絕而晚周之末猶有子游氏

之儒子夏氏之儒漆雕氏之儒然亦並見詆訾  
云或曰三子學爲未得夫子意邪詆者非也曰  
是末師之失也偃試小邑即務用禮樂商居西  
河西河之人疑於夫子使漆雕開仕對以未信  
若是其懿也豈與夫譁衆取寵務趨合於亂國  
苟以微利撓世爲哉然而去之彌遠其失彌甚  
則有離逖本真舛馳末僞安其所已知毀所未  
見於是辯說關於鬭訟攻難急於操戈啓異說  
之塗而立之幟閱同氣於牆而不顧其外侮于

時法吏爲師學士寢紬有反雜之目被愚誣之  
譏迄於暴秦乃有儒禍則是好不相說而務相  
勝之罪也宋之末造朱陸之門人不能觀乎兩  
師之深更是所聞轉相姍議同德比義之規滋  
缺專已耀俗之風尤熾天下交騖於雅辭矩步  
而力行衰微矣故至乎元而儒之卑已甚子貢  
問子石子不學詩乎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  
兄弟求吾友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  
授吾學以師於子彼其視日猶不給也而暇捷

捷佔佔爲乎癸丑六月被命入粵副外臺之選  
是時王先生新甫爲臺僉董學官時時論學也  
以予之言爲然新甫曰有能紹明洙泗之絕業  
振二季之餘敝總方畧哲知行進則仁者之效  
用著退則先儒之典刑具若是者吾願爲之執  
鞭蓋謂陽明先生云他日盡以所得先生之書  
視予又論著朱子陸子原本所以不異予於是  
乃有意陽明之學明年春新甫拜廣東布政使  
司叅議暨行謂應元曰子無意規我哉應元進

曰子王子吾何以規子夫學患弗能行行之患弗用也今吾子學不詭於道措注不違其言可謂行矣教於西粵西粵之人士奮里俗遷改可謂用矣夫兩粵固陽明子之所施用地也子東矣姑終子之緒異日者有謂繼先生而起著儒者之效于茲使功能之士弭口不得關其說果然必予也新甫起拜曰非吾任也雖然子有言敢不終業遂行

近山詩卷序

昔謝安石高詠東山負公輔之望未有應世意也其後出受朝寄夷寇寧人而東山之志終始不渝夫丘壑盤游之樂果可以弘韜世之量而乘軒鼎食固不能奪岩棲谷飲之好哉君子以道忘我而不以己徇物忘我故合宮之於空同勛華之與巢父其致一也徇物則雖遺世高蹈窮幽極深跨遼廓凌絕陁遠迹五嶽抗情浮雲猶之矧精敝形追嗜而逐欲又况馳驚於溷濁者乎大方伯近山傳公閩人也閩中山水之勝

擅於東南而鍾山爲最公之居在鍾山之陽烟  
霏旦開青嶂夕橫步武尋墨秀色可掬蓋不出  
戶而在巖峯竄篠之間也公蚤年樂之偃仰室  
中卧游飲水而覃其志於典籍發爲文章與山  
爭高公之言曰吾誠樂是山而吾未始有是山  
也雖吾他日或之四方吾胷中無是山哉吾日  
對之而未始有是山或之四方而未始無是山  
培塿蒿華也奚必遠故自命曰近山云他日仕  
於朝爲執法以風槩聞乎中都聲動齊魯河

洛之間進爲岳牧化洽乎粵人言議指縱靖三  
吳之難而公未始有其勞也顧時時與士大夫  
諷詠舊山之勝悠然意在東冶九僊之外於乎  
公蓋所謂忘我於道而弗徇夫物者非耶以此  
懸衡天下又寧區域安石東山信何如也近山  
詠自方君某而下凡若干人應元辱私於公久  
故序焉

當湖趙先生八十壽序

當湖先生謝承宣之政居東海之濱紛華不入

其心久幽不改其操行年八十而有嬰兒之色  
其季子庶訪君子衡隨踵高蹈遺榮養志士大  
夫望而慕之以比大傳廣少傳受焉前年孫秩  
今年仲子偁郡國比推上經術行業仍三世相  
指授時又以此向龔軾轍先生如不聞也者顧  
獨時時與子姓含嚙至道發爲文章歌誦若出  
金石聲滿天地當此之時蓋不知天下之爲大  
而遶廬之小千世之爲久而目睫之近也時又  
以爲真人道流神游八極之表者也而徃賀焉

先生辭焉曰客奚爲賀吾曩官禁省職諷議在日月之側處傾危之間直已正辭庶幾乎致主蹇然不知躬之爲我有豈自知有耄期之算哉既聖主中興群才按職方是時人人自以得上意熙帝功縮取卿相而表樹聲烈吾不此之能而退求吾志曰與二三子俛焉孳孳庶有合乎聖人之道持是以終樂吾生也畢矣吾方矚然懼日之逝而不知老之及也客奚賀焉應元聞之竊歎曰大哉淵懿乎先生之言也克是志

其不合於道者幾希矣是且行與聖哲同規聲  
與天地同久彼區區所陳殆晉人之一嘆哉且  
夫子持是以游宇宙之內不隕不詘與道俱出  
無慕無怵與信俱入萬物不能奸其志修短不  
能易其慮宜其於客之言未數數也雖然其神  
全矣物莫能大闕之矣持是以游宇宙之內百  
年奚足久也應元初成進士寔與子衡同年舉  
以通家子見先生京師方毅正直魁岸巨人也  
後二十年再見於錢塘清夷粹和蓋道德成矣

今不見者又三年矣他日得遂從先生游者願  
執鞭焉

童蒙山詩集序

自有詩歌以來垂三千年其爲變極矣而有弗  
可易者三曰性情體要爾雅也三者有缺其得  
爲詩乎哉夫詩之發乎情蓋非獨以道其歡欣  
怡愉悲憂窮獨之懷而洩隱伏底滯難言之思  
也抑又可以觀其人焉故微言相感知愛惡之  
方因物造端見材知之美斯其可貴也至蕩者

爲之則流肆胷臆縱恣放紛湛欲迷方而不知  
反六詩義既懸殊體裁亦異故夫子云自衛  
反魯雅頌得所下逮騷經樂府之詞謠俗古今  
之變隨時間作而氣格體裁區別分得之者  
方行失之者窘步莫可紊也已然拘者效之則  
形似有餘神理不足傳曰詩主文而譎諫其後  
詞人得其一槩亦以爲緣情靡麗故其爲道貴  
雅馴而賤寵鄙先典則而後流易修詞之方於  
是取衷及其末流則雕繪刻飾摭摭華歆棄

本根若是乎詩道之難全也漢魏以下斯得失  
之林已然要以厚人倫美風俗是故先王以爲  
教而世乃等之藝成謂於道無貴何哉蒙山童  
舜主氏吳越間詩人也予始通籍時亟得與之  
游其論詩蓋與予合是時上方興禮樂載登  
雍熙盛治而君爲中書舍人侍從光寵親睹

聖明制作閔業退而竊歎歌詠頌述有意吉甫  
穆如之作休沐間出行覽燕市中庶幾一遇樂  
生鄒子之倫瑰瑋卓詭之士譏荆卿弔漸離慷

慨興懷蹈厲悲壯矣晚浮沅湘返吳會登降浴  
溯將行耽聽聒帝都而懷舊俗佳賓懿舊高  
會暱飲清夷和厚之音作焉大氏有爲而爲典  
則溫粹類乎其人者也予與君游三十年未老  
而衰其不能追逐於是審矣况求進於道哉讀  
君之集爲之歎息題其端而歸之詩總三百餘  
篇後之人有欲知豪山君者觀於是可也

### 食品集序

食品集者中丞固安蘇公刻之以畀遼人者也

公之撫遼也敦本節用勸行敏業明孝弟貞順  
之教正喪紀婚姻之節家警侈佚人作庶隅而  
後飭群吏明庶功考園校稽軍實殪戎醜綏附  
屬勲伐盛矣然猶昧旦丕顯日兢兢講於乂民  
之政而下之諸司勸爲之相如弗及焉此集不  
知輯者爲誰而公有取之遼地鄙民固公以其  
牯於聞見膏於避違也故欲布之人人使胥教  
誨以去其瘡札天昏而躋之於和平耆老嗚呼  
可謂仁哉先是乙卯秋胡人擁衆伺便塞下

畿輔震動遼師盡入衛公亦奉詔抵關候聲  
援虜窺隙蹈虛大入錦義事急甚公踰度數百  
里之外授策群校群校奉以有勇馳檄勞軍士  
無不奮臂爭首敵卒用留餘疲兵退數萬之虜  
當是時微公遼幾殆其後數月復大克獲胡亦  
益創矣夫虜患歲有而空邊實備內地後所緩  
奉所重去年之事誠不再之計也遼人岌岌自  
以憂死不給豈望有功哉既卒獲而後知公之  
生我也遼人知公之生之而不知所以生之不

在摧鋒破敵之時而在無事安養之日也夫正  
德厚生人畀而歲益之所以維其心而決其氣  
者固有日矣聞之他陞士或不足半菽而此餘  
粟穀婦人以尺布蓋形秣馬而此曳縑帛夫甘  
食美衣無死亡之患遼人之所以德公也生於  
鋒鏑水火之中而患在美疹腊毒之內謹於虎  
豹螫蠱之禦而忽乎蜂蠆薊芥之防凡民之情  
公之所以憂遼人也憂則慮廣慮廣故無遺纖  
細食異之戒提耳之教獨可少乎哉昔者周公

之相也。戡禍亂，成太平，爰道邳隆，然而品節之  
詳入於眇忽，至乃芹菲蜚蜋之微，醯醢梅藪之  
用，魚乙鱉醜之去，牛廝烏爵之察，罔不示訓。世  
儒或疑非周公書，而不知蓋博取諸人，用備王  
官一守誠慮，廣而爲防微也。公治綱宏鉅條，  
理栗密而皆出於學術，即一日當軸處中，治平  
之業有豫矣。然應元尤樂道，是刻者謂公之道  
廣，而其心無不在民也。王充有言：七月之詩，小  
大教之人性，不可恣故爾。嗚呼！是公之意也。夫

是公之意也夫

謙峰胡先生壽序

恬愉無爲偃仰屈伸養形者之所務也曰可以  
久生可以盡年其言纒纒莫有窮也已世之每  
生者好之治民祇懼無敢荒寧太史談所謂弊  
形者也而殷三宗以引其年二者安從吾從其  
著者耳夫三宗其遠者也曷著乎周以降昔者  
太公入齊接淅昧爽衛武抑抑莊敬恂慄北平  
博觀作漢程品屬國盡節萬里歸國此其人皆

聖智魁壘奇傳之士盡精當年耄期無倦其在  
前志彰明較著矣以此言之奚必誕漫放廢游  
方之外而後葆真延年哉夫數君子其遠者也  
曷不觀於胡公初余舉進士得從鄱陽胡先生  
游竊窺公誠信長者貌深厚眸子若懸星私心  
竦異焉而不敢狎也已而公官兵曹用才識卓  
異從大司馬逐虜上谷有功南使交趾進秩二  
千石爲天子牧元元五嶺之外建議巡靖夷  
落底寧黎蒸不盡用老以去蓋仕二十年而兩

出微塞足跡半天下霜雪瘴癘不能有侵於公  
顧益壯自余不見之日久矣今年仲子水部君  
奉使於杭幸數數就問起居狀年七十有三矣  
謂志慮勛力飲啖笑噓無異初覲四五十時也  
眉壽靡有害視前三數公何如哉以公之才力  
與其難老使不勇以退在耆老大夫之間出壯  
猷吐憤懣佐平南北寇難當不與前史兢烈乎  
而獨使皓首仿羊於閭里何也然吾聞公歸之  
後與鄉先生及其弟馬湖太守君時時高會踵

洛社香山之舊族人賓客相娛樂有廣受二大夫之風懼無有出而爲人意今水部君反命闕下便道省親因誕辰上康壽觴願爲我問尚有意乎毋令蘇鄉終老屬國也

贈順天府醫學正科張君序

太史公述著積藝植之事謂其人與千戶侯等謚之素封余始覩其言異焉夫誠有伏臘醵進之奉而無纓繫簿責之煩具顯敞沃鮮之美都巖處市隱之號豈不亦可欲哉然而旣得於是

猶不能稅情於紱冕何也嘗其時天子旣常賜爵  
又令貧者得相鬻富民乘餘資益增鬻或至五  
大夫於是高爵充閭左矣彼所謂等威章服王  
者之器誠有可好者歟將飫其常習無所咀味  
而外慕哉雖然推其實以佐公掇其華以爲榮  
不居其獲而名其名吾不知其不可也薦紳之  
士出巖穴蓬藿之中去藜糗脫粟之奉不持一  
資以縮取顯階彼自以行能有益於世要其極  
實不讐一言然且月望而歲不足也曰吾誠得

行之吾施固不若是旣乃出以垂橐返以捆載者  
可勝道哉以彼槩此則雖出惓歎之誠勤公上之  
費釋巷處之服被都邑之容席素封之資襲九等  
之號曩以實往今以華來此其人相去宜有辯者  
也吾第叔夏壻於張氏其翁慎軒君閎博多智積而  
好散之太史公所賢豪者也嘉靖壬辰冬十一月  
入貲百助上工授順天府醫學正科余往與慎軒  
君遊其居脩脩其動器器慨乎無所多於世也其  
族簪閥群從蟬聯歲

時享會君升我榆博以相周旋心迹舒曠無素  
誚賢勞而有華稱東方生曰避世何必深山之  
中如君倘朔所稱陸沉者非耶或有持其檄以  
歸者余因附言贈云